

世界经典名著

初涉人生的少女

(美) 欧文·华莱士著 徐强 刘成译

她的香汗滴在你的神经线上
你的未来在她手上
有时欲火空焚
有时她不请自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初涉人生的少女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徐 强 刘 成 译

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小林

封面设计：周 吴

初涉人生的少女〔美〕欧文·华莱士 著 徐强 刘成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 36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04—03254—3/I·567

定价：29.80 元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 女孩们

查尔斯顿、南卡罗琳纳, 1941 年 7 月	(9)
萨拉	(11)
克里西斯	(78)
梅芙	(117)
朋友们	(163)

第二部 涉世之初的少女

马萨诸塞州, 1941 年 10 月	(177)
1941 年秋季	(179)
1942 年秋天	(228)
1943 年冬季	(233)
1944 年冬天	(263)
1945 年年前和岁末	(272)
1946 年, 涉世之初	(316)
1947 年在纽约的季节	(337)
1948 年冬天	(352)

第三部 妇女们

纽约, 1948 年 10 月	(369)
巴黎, 1948—1950 年	(371)
爱尔兰/波士顿/纽约, 1950—1951 年	(426)
瑞士, 1951—1952 年	(479)
纽约/好莱坞, 1952—1956 年	(518)
好莱坞, 1966 年	(587)

尾 声

纽约, 1976 年	(597)
------------------	-------

序 言

纽约 1976 年

今天要在威尔多佛举行午宴，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聚会，这已经是第三十一次了。每年我们都要举行一次特别的午宴来纪念我们初次登上社交场时的情景。今年我们四个人都到齐了：梅芙，最后终于从墨西哥赶到了这儿，并永远不再回去了。萨拉，我的表妹，也从好莱坞的家里赶来。克里西斯，一直住在纽约，只需乘出租车从她在帕克大道的公寓过几个街区就到这儿了。而我，玛琳娜，为了今天的聚会，特意从新泽西的塞德尔河旁赶到了纽约。

为了这个重聚，我特意涂了睫毛膏。一般情况下，白天我是不用它的。因为每次用的时候，总是会把我弄得手忙脚乱，而最近一段日子，时间太紧了。尽管想象中这是一根简单的魔杖，但我还是不太会用这黑乎乎的粘粘的东西。我觉得先把它弄到一小块黑色的固体蛋糕上，然后再用毛刷子刷，这样会简单一些。

我看到了梳妆台上那张嵌在银色相架中的照片——这是我……我们……在威尔多佛初次登上社交场合时拍的。我、萨拉、

梅芙、和克里西斯。从左到右，萨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打扮得象个时髦的电影明星，漂亮得象个洋娃娃——小巧玲珑的身材，粉红的双颊，大大的蓝眼睛，樱桃般的嘴唇。梅芙，一个仲夏夜之梦——头发象一片放肆的红云，碧绿的眼睛象爱尔兰海，长长的眼睫毛象流苏似的。克里西斯，眼皮涂得黑黑的，嘴唇涂成一种很深很深的红色。我在最后边——是四个人中唯一穿着情人领衣服的人。我仍然记得当时的痛苦，因为除了我以外，别人都穿着没有领带的衣服。我们，四个雪尔默小姐所办的女子学校的学生，都戴着长长的白色小山羊皮手套，向社会颌首。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玩了“星尘”。那儿有为初次登上社交场合的少女所办的舞会，有一群经过挑选的年青男士，其中有的还穿着军服，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仍然能感到我的手心因为出汗而潮湿了，而我的神经是那样紧张。我记得我在那群年轻的男士中间寻找一双微笑的眼睛。当我在一个没有穿军装的年轻男子的臂弯里梦幻般地旋转时，萨拉调皮地冲我笑了笑。

“你的眼睛都闭上了。”第二天，她轻快地对我这样说。我记得梅芙一直没有笑，而克里西斯在半夜餐之前，已经消失了。

我在衣橱中慢慢地搜寻着。我真希望天上能出现一道奇光，照亮这儿，让我找到一套漂亮而且引人注目的衣服，这样，在我生命中也能有一次，使我看上去更象我的三位朋友。

我选了一件简单的黑色衣服，很象克里西斯穿过的一件衣服。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出现了穿着这件衣服的克里西斯——

又高又瘦，缎子般光滑的头发……象一个铃一样晃来晃去。或许今天这件衣服会为我增色的。我还需要一件短衫和它相配，我在衣橱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件，白色的，象新的一般鲜明。当初买它是个错误，柔软而又透明的丝织薄纱，飘垂而宽大的袖子。我为什么买了它，又把它扔到一边呢？那样它就不会令我时时想到我的愚蠢行为。萨拉，充满了女人味的萨拉，穿着飘垂的透明丝织薄纱做成的衣服，是如此的浪漫，如此的优雅。梅芙，在绚烂的日子里，经常是两种打扮——要不象个高贵的夫人，要不象个浪漫的精灵。她和克里西斯与萨拉一样，总是要做到最出色，别人和她们一比，就显得逊色多了。

我还是把这件短衫穿上了，外面又套上了黑色的夹克衫，这样就露出了里面的领子和装饰绉褶。我尽力想以客观的目光从镜子中看我自己。不太好，但也不太坏。我没有克里西斯那么瘦，也没有梅芙那么高，没有人会觉得我又浪漫又优雅——甚至我丈夫，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男人，也不会这么说。中等的个子，中等的胖瘦，半金黄色的头发。甚至我的眼睛都是半褐色的。我的格调，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是干净而整洁。每个人都说我笑容很美。

我向乔尔娜——我沉默寡言的女管家，最后说了一遍饭菜的要求。她到我们家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一直都是僵硬、固执的样子，很少有机会变得平易近人一点。但今天那是那很少的几次的一次。她用手摸了摸我衣领上的珍珠和金饰针，然后说道，“没有这些粗糙的装饰品，会显得更好看一些。你的短衫已经够特别的了。”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甚至连乔尔娜都看得出来，在格调方面，我只能是个伪装者。我把金饰针取下了，交给她，“乔尔娜，你上楼的时候，帮我放一下，我要迟到了。”

但是，在经过前厅的时候，我还是停下来，看了一眼摆在支架上的照片。照片都嵌在银色的相架里，看上去象一排穿着银色军服的士兵。这些照片是我们第一次重聚时拍的。那是在斯桃克俱乐部里，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镶着珍珠的精致而优雅的衣服。我们都展露着笑容，看上去非常象纽约的上层人。史曼尼·比林斯雷站在我们旁边。毕竟，那时候克里斯、萨拉、和梅芙已经是咖啡馆的贵族了——她们得到了老板的注意。斯桃克俱乐部现在已经绝灭了。一个不太富有魅力的时代的牺牲品，或许纽约初次登上社交场合的少女——富有魅力的，漂亮而时髦的，也已经绝灭了。

我走得更近一些，端详着这张照片，我努力要辨明，是否有客观的外部现象表明，当时，我作为这四个人中的一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她们中的一部分。她们是圣洁的三人小组，是可怕的三人小组，是著名的魅力三公主。而我呢？我是第四只轮子，或许只是为了保持车子的平衡才存在的吧，这是表姐萨拉出于善良之心才那么说的。我只是我，而她们是美女，是有姓名、有家系、有金钱的人。正象她们自己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她们的牡蛎，她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什么地方就有喜欢她们的人带她们去什么地方。她们受到了命运的亲睐，同时也受到了命运的折磨。她们是厄运的宠物，但是，她们就象长生鸟一样又飞上天空，她们又可以笑，可以爱，可以

去闻花儿的芳香。

交通和往常一样拥挤，我迟到了。当我进去的时候，那三位已经坐在那儿了。立刻，大家开始聊了起来，得意洋洋的，就象以前在雪尔默小姐的学校里那样。

克里西斯告诉我们，她刚刚在一份设计游泳衣的合约上签了她的鼎鼎大名。她说她主要是要把时间花在促销上，个人的外表以及电视广告——这一类事情。不幸的是，她无法象格洛丽亚·凡德比尔特那样，把她的签名绣在她的浴衣上。

“我对此感到有点遗憾，”克里西斯笑的时候，露出了她那闪亮的牙齿，“想想高文阿姨知道我的名字出现在美国妇女的背后后会说些什么，更别提我本人出现在每家的电视机里了。”

萨拉的头发依然是鲜亮的金黄色，皮肤也依然如花朵般娇嫩。她高兴地为克里西斯的成功鼓掌。

“这还会成为镇上最时髦的事。”她的声音也和以前一样、软的、如蜜糖般甜蜜。回想起我第一次听到她那南部的慢吞吞的说话方式，那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至今还不知道萨拉是故意模仿了她母亲的悦耳的口音，还是天生就是这样说话的。或许这就是地域的特征，就象她父亲的钱一样。

梅芙，看上去就象一块精致的玻璃那般脆弱。她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紧握住克里西斯的手。“如果有人能在浴衣上取得成功，那个人就一定是一是你，我亲爱的克里西斯，你总是无所不能，你能把母猪的耳朵变成一个精致的丝绸钱包。”

她是在指她自己吗？克里西斯显然是这样想的。她又黑又亮的眼睛盯着梅芙。

“你这个傻瓜在胡说什么呀。如果有人天生就是纯蓝丝绸的话，那个人就一定你是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你是金而我只是银。”

梅芙起来反对了，我们都看着她，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梅芙的外貌变化比其他人都要大。可能是因为最近几年来，我们这三个人经常见面，而与梅芙见面相对少一些的缘故。她的头发，以前如燃烧的落日般光亮，现在却变得黯淡了。她的眼睛依然象宝石般翠绿，只是眼角出现了许多鱼尾纹，好象是抬头看太阳看得太多的缘故。她也比从前瘦了。记得那时候她那柳枝般的细腰，浑圆的臀部，丰满的乳房和性感的身材是所有女性嫉妒的对象。双腿仍然很修长，后背笔直，头抬得高高的，细长的脖子从肩膀上举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从雪尔默小姐那里学来的。

“我们先别急于吃饭，”萨拉说道，“我们先喝点儿酒。吃饭的时候喝香槟，现在先来点马丁尼酒怎么样？”没有等人回答，萨拉就叫来了服务员，要了马丁尼酒。

“现在来听听各自的情况。谁先说？克里西斯已经说了一点了，现在要换个人开始。玛琳娜，你来说怎么样？我知道最近你有桩秘密事，让我们听听吧。然后我再把我最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们。最后再让梅芙来说她的事儿。”

我吸了一口酒，准备向大家叙说我那个秘密。大家马上又开始说笑了。

我想，性情开朗这个词比较适合于她们。因为，上帝知道，生活对她们来说并不容易。神话中的公主，是的，但这只是个空外壳。她们过去——有秘密，有痛苦，有伤痕。她们的头上，

一直有乌云在盘旋。就象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其它东西那样，这片乌云对她们也有巨大的影响。

当我看到萨拉、克里西斯和梅芙在一起时，我禁不住想起了弗茨吉兰德的一句话：“——我们努力地摇着船，逆流而进，但又不不停地回到过去。”

第一部

女 孩 们

查尔斯顿，南卡罗琳纳

1941 年 7 月

那是我十四岁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查尔斯顿异常地闷热与潮湿，甚至到了六月还是这样。学校已经放假了，我开始干一些在这漫长而炎热的暑日里常干的一些事情。几乎每天都去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看书，每天都能看完一本，有时还要看完两本。到图书馆要走很长的路。经过巴特里一带，可以看到一些外面有铁栅栏的色彩柔和的房子。福特·舒姆答就象哨兵一样屹立在港口，和 1861 年内战的第一声枪响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我在密得尔顿花园中漫游——和凡尔赛宫相比，它的花园雕塑更整齐，这是查尔斯顿人引以为豪的事情，因此我对它也有种偏爱。我和女伴们在塞浦利斯公园划船嬉戏，当她们和邻船的男孩们调情时，我就盯着看那生满了青苔的树干和一些小棕榈。我去游览了曼尼高尔特官邸，它代表了一个早已过去的年代，我喜欢在那里做白日梦，我想象着一些美丽的少女在欢快地跳舞，在门廊的圆柱旁，在栏杆前、在宽广的阳台上欢笑歌唱。

我特别喜欢到爱使雷河边游玩，看水上的轮船，中午饿了就喝蟹肉汤。每次看到大轮船离开时，我就开始做梦，想象着

我就在上面，朝着不知名的港口航行。我猜别的孩子也和我差不多爱幻想。那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快离开美丽的查尔斯顿——我并没有坐船，而是坐火车离开的——我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

所以，每当我我和我的女伴们来到冷饮店里，当她们看着橱窗里各式各样可爱的雪糕时，我总是垂着眼睛闷闷不乐。我几乎从来没有象她们那样热切过。自然，我天性害羞。我的母亲，玛莎·利兹·威廉姆教导我不能象别的女孩那样“无用”，那些女孩的血统无法追溯到当南卡罗林纳还是一个殖民地时的家族。

我和母亲一起在花园里干活，母亲是种玫瑰和山茶的好手。我渴望听她讲她和她妹妹贝蒂娜年轻时的故事——在她们成年之前，贝蒂娜和一个富有的北方男人私奔了。我母亲因此很憎恶她。我坐在阳台上的摇篮里，有时大声地向过路人打招呼。我母亲已经不知对我说过多少遍了，一个女孩，尤其是利兹家的女孩，不管有多愤怒，都不应该提高嗓门说话。但那天，当我正大声嚷嚷的时候，邮递员沃特斯肯先生送来了那封从北方来的决定性的信。这封信使我离开了查尔斯顿，离开了以往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莎拉，克里西斯和梅芙的世界。

萨 拉

1

萨拉跑上了楼，她从清晨开始，一直耐着性子在等。每节课下后。她都要到树天学校的每个教室里，看钟走得是否准确。

她母亲的房门关着，但萨拉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那会儿是一个晴朗的五月天的下午四点钟，但卧室却很暗。窗户紧闭着，又厚又重的黄色天鹅绒窗帘也拉上了。萨拉几乎看不清楚床上躺着的人。

“妈妈？”

“萨拉，你已经回家了，亲爱的？”

萨拉弯下腰去，轻轻吻了她母亲的脸。皮肤柔软，但却有些干燥。

“今天感觉怎样，妈妈？”

“挺好的。除了有点累以外，其它都挺好的。萨拉，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样？”

“还好。我把窗帘打开，好吗，妈妈？外面阳光好极了。”

“不，不行，萨拉。阳光会刺伤我的眼睛的，明天再拉开吧。”

“好吧。但记住——明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窗帘打开，等

到后天你就可以下楼了。再过些日子，我们一起去骑马。妈妈，现在是春天了，外面可美了。”

“即使纽约的交通那么拥挤？”贝蒂娜·格尔德勉强笑了一下，“我打赌只有查尔斯顿才真正称得上美丽，萨拉，你从来没有在春天去过查尔斯顿，是吗？查尔斯顿的春天……”她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萨拉根本没有去过查尔斯顿。但她却说道，“哦，我相信这点。我能在脑子里想象出它的样子。我坐在河边，风景可美了……”

“是的，河边是最可爱的地方，萨拉。我记得有一年六月的一天，当我……”她停了下来，回忆似乎太栩栩如生了，但马上她又意识到自己是在纽约城的一座房子的卧室里。“萨拉，曼尼曼夫人今天走了。我们又没有管家了。你父亲一定会很生气的！他讨厌家里出乱子。他会以为是我的过错没有留住她——”

“别担心了，妈妈。我们不要再雇用管家了。我能照料好一切。”

“不行，萨拉，那对你的负担太重了。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开开心心得过日子才对。这样你长大以后，才会有值得回忆的东西。我不愿意你……”

“我们不需要管家，”萨拉倔强地说道。她清楚她母亲在管帐上有点笨。“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管好厨师和其他人的，我会料理好饭菜的。我一直都在学，妈妈，这就是过去的一年我为什么呆在家里而没有去上学的缘故。现在我就能帮你，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你记得吗？”